

大山里的足球队

□南京 明前茶

离开大理,天空依旧湛蓝,云朵饱满立体,白得像棉花糖一样,一个小时车程后,终于到了一座藏在山旮旯里的小学,微微生锈的铁门上,写着颇有沧桑的校名:“国营宾居华侨农场小学”。操场上的草高高低低,大课间的铃声响了,从教学楼里冲出来的孩子,无论男女,都穿着球衣球鞋,部分小伙伴手中拿着足球。所有的孩子都在刹那间自动组成了对抗的小组。

球场上,最小的孩子还在换牙,大孩子已经几乎与老师一般高,过人、背身接球、回传、抽射,甚至跌倒时一个翻滚就能弹回关键位置,接上队友的球,那份“我可真太行了,为我喝彩吧”的得意,让每个乡村少年咧嘴微笑。

整个大课间,20分钟,操场上如风一样滚动的,是孩子们的自由与野性。而他们的何校长,也带着一只哨子冲到操场上。他在这里要教三门课,还兼着足球教练。

乡村小学的条件很一般,教学楼是40多年前建造的,校长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。如今,带着包浆的教学楼,墙面已经斑驳,操场也没有钱做平整,每逢大雨,坑洼处都积了雨水,孩子们要眼巴巴地等雨水干透;每年暑假过后,球场上齐腰高的杂草都需要动员所有师生动手来拔;而为了预防踢飞的足球挂上周围荒地的大树,学生家长自发带着老虎钳与园艺剪,用铁丝在矮围墙上方编织一个防护网。而在学校的围墙上,能看到毕业的孩子,用树枝蘸着灶

底的黑炭,写给学弟和学妹的忠告:“足球是团队运动,可以被击败,但不可以被打倒”;“传球永远比过人快很多,有没有传球意识,决定了你的足球智商”;“热爱可抵岁月漫长,我们各自努力,在最高处见。”

稚嫩的笔触,坚定的口吻,与他们各自的签名一起留在这里。

何校长说,这都是那些足球天赋出色,训练又刻苦,提前被省里与州里名校录取的孩子留下的笔迹。何校长的得意门生,是一位能一口气颠球五百下的小女孩,从前只是背着弟弟在家喂猪的她,在云南省小学女子联赛中,六场比赛打进了31球,率队夺得了小学女子组足球冠军。

现在,校长已无需费力说服家长送娃练球了,因为他九岁的儿子也在足球队里。放学后,写完作业,孩子们又被家长送回学校,他们从摩托车的后座上跳下来,分成两拨,拉开阵势打上一场比赛,几分钟之内,热烈奔跑的孩子,浑身的汗水就披散整个后背和小腿。他们鱼跃顶球,像一条夕阳下猛然窜跳的鱼,闪闪发亮。

孩子们踢得太精彩了,校长坐在教学楼的台阶上笑眯眯看着,也许,这无忧无虑的奔跑与过人,唤起了他在田埂上撒欢的童年记忆。我不免疑惑,问他:“乡村小学这条件,很多时候是不是令你为难?”那些用老虎钳扭成的防护网,那些坑洼不平的球场,似乎都可以随时浇灭人的热情。何校长缄默片刻,让我看对面云雾缭绕

的山,他说,山后面还有座山,那座山的半山腰有所学校,从这里开摩托到那里要五个小时,盘山公路窄得几乎无法会车,路边就是万丈悬崖,一遇大雨,很容易发生山洪与泥石流。他20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,就被分到了那里,当上年轻的“小先生”。彼处的乡村小学条件有多差呢,没有茅房,他自己奋力挖坑,用废木板盖了一个;放学钟声响起之后,学生们走十公里以上的山路回家,本村教师也回家了,只有他一个人,被无边无际的云雾与孤独包围。有一次爆发山洪,通往山外的路堵了,物资进不来,他足足吃了半个月的白米饭和烤土豆。何校长说:“出山后,我再也没有遇见难过过的坎儿,因为再难,也比那时的条件好多了。”

六年后,何校长本有机会去一所条件更好的学校当校长,为何要回到老家?仅仅是镇上把“复兴家乡足球文化”的大旗交到了他手里吗?才不是呢!何校长领我去看那一排小队员膝头的伤疤——足球场上,哪有不碰撞的,跌倒、擦破、流血,都是每日训练的日常,孩子的膝盖磕破了,只是一声不吭等着校长帮他们清理伤口,并涂上碘伏消毒。

何校长说:足球队成立后,十年间没有一个孩子因磕伤跌伤回家告状,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受伤的孩子来学校讨要说法。这无条件的信任,像大山一样浑厚广袤,绵延至天际。看来,何校长脖子上的球哨,要永远挂下去了。

事在山上吃晚饭,天很蓝,饭很香,我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,无拘无束,就像一家人。而他的角色,就像我的大哥,淳朴而寡言。

这些年,尽管离他的蓝莓园不远,但每年路过总不想去打扰。我知道,春末夏初,是他最忙的时候。对我而言,看到他的蓝莓越卖越好,去的人越来越多,就足够了。而我们的情谊,却像君子之交,联系得很少,却心照不宣地感知着彼此。

这样的感知很长,是一辈子。

遇见有情谊的人

□南京 李华

女儿女婿都在上海工作,小外孙女出生之后,我们时常去上海看望她。不到300公里的距离,开车需要近4个小时,感到有些疲劳。加上上海市区内,高架桥和隧道对外地车辆颇多限制,虽然能多带些物品给外孙女,但我和夫人还是决定去上海时,尽量乘坐火车。

动车一个多小时左右就到了。有一次,我们突发奇想,近30年没有乘坐过卧铺车了,过往的美好体验令人向往,于是决定坐一次卧铺车去上海。夫人从网上订了两张兰州到上海途经南京的绿皮车卧铺车票,我特意购买了两盒方便面、两根火腿肠,想彻底体味一下许久以前的旅行经历。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得特别快,我拍了许多照片,发了一组到朋友圈里,配上了简短的颇为感慨的回忆文字,结果招来了朋友圈里的疯狂点赞。还有朋友调侃说:再配上一包榨菜和一瓶啤酒,才能够真正地找回当年的那个味儿。

最近的一次,我们乘坐从上海返回南京的K字头快车。夫人在网上订了两个座位,号码紧挨着,分别是094和095,应该是能坐在一起的。可是上车之后才发现,两个号码南辕北辙,一个在左侧三人座位靠窗处,而另一个却在右侧两人座位靠窗处。夜间逾三个小时的路途,我们夫妻两人要分开而坐,想想就有些郁闷。于是,我就与两人座位上的一位女士协商,这位中年女士体态雍容,面色红润,穿着得体,举止大方,见到我诚恳提出换座位的请求,莞尔一笑,轻声说道:“好的。”

这趟火车从上海发车之后,需经停昆山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和镇江,之后才能到南京。半个小时后,那位女士在昆山站下车,上来了一位戴眼镜的先生,我连忙与其商量。这位带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先生,身材清瘦,很是精干。他听到我的请求之后,看看离得不远就在旁边的座位,爽快地答应了,我的

赶早

□南京 徐影

要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,那就得赶早,预约好进场时间,查阅当天升旗是早上五点十七分,思忖着提前一小时占个好位置观看应该不成问题。晚上睡前我把手机闹铃声调到最大,这是我第四次到北京的唯一念想。千万别耽误三点钟的网约车。我一遍遍告诫自己,否则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可不是好跑的。

四点钟准时到了天安门广场,我惊讶地发现早已人山人海,东南西北四个 viewpoints 的围栏边连插进一只脚的空隙都没了。各年龄层的人应有尽有,有的站着,有的席地而坐,有的家长守着还在熟睡的孩子。这才想起出租车司机说的:一年四季的天安门广场都这样,冬顶严寒,夏冒酷暑,想要看得清楚就得一夜不睡守在那好地方等着。

天安门城楼光彩夺目,秩序井然。一队队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少先队员,在老师的安排下个个精神饱满,整齐划一行队礼拍照。少年强

心随之安静了下来。

又半个小时之后,火车到达苏州车站,这位先生下车了。我又紧张了起来,不知道再上来的人是否会像前两位一样好商量?上车的人还比较多,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大包小包、匆匆忙忙,我的一双眼睛不停地张望着。直到火车快要开动时,才见到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哼唱着流行歌曲,拎着一款双肩包,双眼像探照灯似地找寻着座位号码,最后定格在我的身上。我立时就明白了,这个座位应该是他的。我连忙说:“我们是两口子,另外一个座位就在旁边,能否调换座位?”这个时髦的小伙子扭头看了一下我指的座位,没有迟疑就点了点头,坐了过去。我心底里涌过一股暖流,连声道谢。

火车到达常州的时候,小伙子下车了。上来接着坐这个座位的是一位中年妇女,她衣着朴实,手上拎着一个大的旅行箱,身上背着一个大的挎包,满脸疲惫的样子。我主动上前和她提出我的请求,她的一双大眼睛在我两口子身上来回扫了两遍,又看了一下我指的座位,轻声地说:“好吧。”我连忙说:“谢谢!”并帮忙将她的箱包放在行李架子上。她坐好之后向我两口子看过来,我们都与她相视一笑,点点头,能清晰地听到她抬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包裹之后说的“谢谢!”

现在回想起来,这一趟本应该是漫长而又枯燥的旅途,因为“换座事件”,而使得我们体验到了轻松愉悦、温暖幸福。他(她)们既是不同生活条件的人,也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,受教育的程度也可能是不同的,应该是阅历不同、经历迥异,对待我这个陌生人的请求,却都选择了给予理解和宽容,展现出了情谊和友善。

陌生人之间友善的包容,善意的理解,充实着这个社会,支撑起文明,给人以温暖。

投桃才能报李,做有情谊的人,就能时时遇见有情谊的人。

蓝莓情

□浙江开化 郑凌红

窗外有雨,滴答入心,我坐在书桌前,就着一抹黄灯看考试用书。手机突然振动,是乡下熟悉的朋友。他说,在你家楼下。小区停车不便,我大抵知道他的来意,在薄睡衣外套了睡衣睡裤,穿着拖鞋就下楼了。

出门时,我带了一瓶爽肤水递给他。他坐在车上,递给我一盒蓝莓。这是包装好的新鲜蓝莓,外壳蓝白相间,里面是肉眼可见的小盒装组合。他邀我周末去他山上

玩,我说好的。我们认识五年了,头两年我在乡下上班,每年会到他的蓝莓园转转。除了写文章吆喝过,其他的帮都没帮上。可是,往昔的时光像一把把刻刀,刻在我的心上,每一刀都是甜蜜。那是一片开阔的山地,山上有鸟鸣花香,有怪石嶙峋,也有鸡犬相闻。他,他的妻子和父母在蓝莓采摘的时候都待在山上。山上有小屋,采摘的人喜欢在山上吃饭,但接待量很有限。那一年,我和几个同

炊烟袅袅唤人归

□安徽淮南 如毅

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总在暑假和表哥表姐们一起被送回乡下。老家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和田垄可以撒欢子耍。短暂告别了书桌和作业,爱玩的天性被彻底释放,我们经常跑得不见踪影。而宠溺幼辈的老人们,也只在饭点才会唤孩子回家。那时没有手机,也没有电话手表。唯一的“通讯工具”,便是从屋檐上袅袅腾空的炊烟——那是即将开饭的标志。

我的老家地处江淮地带,这里一年一般能种一季麦子和一季水稻。等到十月份收完稻子以后,剩下的稻草秸秆也会被收集起来,囤在房棚底下,一年到头生火做饭就全靠这草垛子。稻草易燃又轻便,而且烧出来的烟自有一股清香,拿它熬白米粥味道更甚于电饭煲。家家户户,房前屋后,几乎都有一块专门堆放草垛的地

方。每家桌上的菜肴不尽相同,但用稻草烧出来的炊烟都是一样的。

七八岁的年龄,浑身上下都有着使不完的劲儿,不在外面玩到精疲力尽是不会消停的。大人们没空去寻,却能通过炊烟勾起孩子们的馋虫,让他们自己乖乖回来。那时村前的小溪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去处。两旁都是遮天的大树,能够蔽日。溪水凉凉的,也十分清澈,时不时能看到小鱼小虾窜过。我不会游泳,就顺着岸边石头爬下去,坐在最底层的石墩子上,把脚伸到水里头泡着,泡上半天。泡到太阳快落山,只要闻到远处飘来阵阵炊烟,就知道该回去了。也不必确认是不是自家,因为大家做饭的时间都差不多。炊烟就像烽火一样,这边点燃,那边应和,一缕接一缕,从许许多多的烟囱里缓缓吐

出。一时间,整个村子里都弥漫着饭菜和炊烟的香味。

回到家,将小方桌抬到院子中间,搬上几个小木凳,就能够坐在云彩底下吃饭了。馒头是亲手蒸的,素菜是屋后种的,咸菜是缸里腌的。不是山珍海味,却也吃得香甜。房顶上的炊烟伴随着天边晚霞,一个上升,一个下落。大家说说笑笑,在饭桌上进行着一次家庭聚会。等到烟也慢慢散去,夜色渐浓,平凡而朴素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第二天,太阳和炊烟依然会照常升起,照常落下。

长大后独自在外,的我已然没有太多时间自己做饭,生活匆匆忙忙,很多时候只好将就一下。但每次想到小时候熟悉的味道,想到那些单纯美好的时光,心底总有什么在被隐隐牵动。我想,那大概就是乡愁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6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